



清儒學案

世章



□ 12
3276
67



3788
67

禮儀典卷一百三十九

天津徐世昌

禮儀典

禮儀典卷一百三十九
九經書為所重其初慈民道榮樂通漢宋後傳
衍於江惟會編諸仲文能見道其為政亦能上繼家聲

劉先生

劉先生名字伯章一字初堂號愚翁南陽人隱居於
陽城買生所購子爵縣中劉初實生自官學教習後
學廣東四川諸邑縣令後復知州府王憲其子其為
詩以懷古保節正人心為志其詩為上民愛為訓其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67

清儒學案卷一

百三十九

天津徐世昌

簾舫學案

簾舫盡心吏治循良之譽朝野交孚又精通九章所著六
九軒算書爲時所重其孫慈民遺榮樂道學通漢宋教澤
衍於江淮曾孫鎬仲文能見道其爲政亦能上繼家聲蓋
流澤長矣述簾舫學案

劉先生衡

劉衡初名瑤字蘊聲一字訥堂號簾舫南豐人翰林院編修焯
孫歲貢生斯禧子嘉慶庚申副榜貢生由官學教習議敘知縣
歷宰廣東四川諸邑擢縣州直隸州知州所至愛民如子其爲
治以恤貧保富正人心端士習爲主民號爲劉青天宣宗聞其

名特賜召對訓以公勤二字尋遷保寧知府官至河南開歸陳許道既乞病猶奉溫旨留任調理久之始得歸道光二十一年卒廣東博羅四川墊江梁山巴縣並請入祀名宦祠同治中四川學政楊秉璋疏陳循績並上遺書詔嘉其去官四十餘年民猶稱道弗衰所著庸吏庸言蜀僚問答讀律心得等書尤爲洞悉閭閻休戚洵無愧循良之吏命宣付史館編入循吏傳以資觀感焉先生學務經世於經史百氏無不通而尤精算術嘗受業於鍾祥李雲門侍郎能申明古義曲鬯旁通雲門所著輯古算經考注其注中有關佚處先生爲補其第三問第四術第五問第二術兩注有裨後學其自著者曰尺算日晷新義二卷上卷造尺法下卷製晷法晷判爲六取正表等面定向曰句股尺測量新法一卷尺有橫置直置倒置之別法有測高測遠之分

曰籌表開諸乘方捷法二卷上卷釋籌表譜備具十六乘方得若干例下卷開方總法後載開三乘四乘五乘方各式曰借根方法淺說一卷借根方卽天元一法舉加減乘除及相等諸例冠以用號綴以定位表務期淺顯曰四率淺說一卷本九章今有之術通諸借衰互微列假如答問者六法統名曰六九軒算書先生子良駒官兩淮鹽運使時特延甘泉羅士琳校刻行世

參史傳 疇人傳 六九
軒算書羅士琳凌煥二跋

尺算日晷新義自序

衡少讀周官經土圭測日攷工記置槷以懸眡以景懵然不得其解既於家藏故紙中得泰西比例規解一編年來走京師遊觀象臺獲睹儀象諸巨製伏讀御製厯象考成上下二編乃始窺太陽經緯躔度夫北極者距赤道九十度者也此亙古不易

者也惟天體渾圓而非平圓北極出地隨方不同

有表見下二卷

故日

度所躔與日景所到亦遂有因地高下之異而晝夜之長短因

之俗所用晷不求極出度隨處通用嘻謬矣夫在天一度在地

南北約二百里

此緯度也若經度則天一度地東西約四百里矣考成云在天一度在地二百里麻家稱南行

二百里則極低一度言緯度也

方今地域廣輪從古無匹竊見疇人子弟推極

出表自十餘度至六十餘度其差五十餘度顧執一成之器而

概之薄海內外曰此其晷也豈但差毫釐而失千里已乎衡不

敏以鄙意造算尺一具專爲製晷設也乃製晷得六則一曰斜

立向正南之日晷二曰斜立向正東之日晷三曰斜立向正西

之日晷四曰平面向正北之日晷五曰立面向正南之日晷六

曰斜立向正北之日晷晷式不雷同然其用北極以定赤道高

下以求景則區區主見所在六者毋或歧也具圖各附說其下

說不文然不敢作晦澀語錄之成帙帙分上下卷上卷造尺法

下卷則治晷法也

句股尺測量新法自序

測量舊法用表用重表用三表四表西法用鏡用盂水用矩尺

用套竿用覆笠用矩度用象限儀罔弗貫幽入微備臻美善然

皆有待于算未有不煩布算一量卽得者衡少喜泰西家學熟

測量諸法年來走京師游觀象臺獲睹儀象諸巨製伏讀御製

數理精蘊御製厯象考成上下二編及後編御定儀象考成究

心六宗三要反復探索茅塞頓開輒以鄙意創爲句股尺其制

長方卽句股相乘之積面畫橫縱諸線凡山岳樓臺城郭之高

川谷之深土田道里之遠一測而得不煩布算但數尺面縱橫

各格卽得真距無分秒差亦奇器也輒繪圖立說得十二法集

爲一編間以示李雲門先生先生曰測量算法之極功也以尺則擯算法而不馭測量智者所難能也以尺則下愚優爲之子曩作開方表百乘方如指諸掌猶此志也皆不朽業也亟懇懇付梓衡不自信命兒輩鈔存之自備省覽且爲家塾啟蒙之一助云

籌表開諸乘方捷法自序

宣城梅勿菴先生本泰西羅雅谷籌算開方廉隅共法之法撰開方捷法一卷祇及平方立方而不及三乘以上諸乘方蓋隅者小方形也借方籌爲隅法在平方則以之合廉法籌在立方則以之合平廉法籌夫平方之廉法立方之平廉法古謂之方法與諸乘方之第一廉等但以次商之根乘之卽得廉積故列籌九格其數皆可取商雖百乘方可用籌者也獨其開立方所

用之長廉亦列各籌

羅氏列之立方籌右梅氏列之立方籌下

則甚無謂蓋長廉卽

諸乘方之第二廉以下諸廉也必以次商之平羣乘之乃得廉積不能徑以次商之根乘之而得廉積也故以長廉法列籌惟籌首行數可徑用

蓋次商一其自乘平羣亦一與次商根同數也

餘格之數皆于籌無

取梅氏襲泰西法于此處未及變通之固宜其法之僅強施之立方而三乘以上諸方廉法漸增者之格礙難行也至所撰少廣拾遺乃并廉隅共法之用籌者而概置之又未免因噎廢食矣衡少讀泰西家書熟籌算旣更得梅氏諸種喜其立論顯豁于泰西氏之學多發明然獨格格于此輒欲以鄙意完其缺以舉子業累未遑也今年秋京兆試報罷旅館無聊同人以以廉隅字索解者忽觸舊志乃創立開諸乘方表以濟籌之窮定爲初商用籌次三等商第一廉廉隅共法者用籌兼用表二廉以

下則專用表平方無需此至三乘以上諸方廉數因方遞增其間錯綜雜糅動至混淆以籌並表御之用籌則易于尋其源用表則可以理其紛順逆次第展表釐然循是法也開百乘方如指掌也亦算學家一快事也夫

借根方法淺說自序

宣城梅文穆公悟借根方卽天元一法原名東來表泰西謂之爲阿爾熱入達今名乃譯書者質言之也伏讀御製數理精蘊反復探索乃知借根方者蓋假借根數方數以求所求之數之法根者線也面之界也借根而兼言方者根爲方之邊方爲根之積若根乘根則成平方根乘平方則成立方以至屢乘及多乘方俱所必用故名之曰借根方其大致與衰分之立衰相似特衰分之立衰僅御本數此法則一切算法無不可御是誠算

家之極妙者也凡布算者先借一根爲所求之數因之以加減乘除務令與未知之數比例齊等而所求之數乃出惟是加減乘除必須視多少之號以定同異而借數又有一定之位爲進爲降不容或紊未易猝曉稍一混淆毫釐千里衡少喜泰西學因梅氏第解此法與天元一名異實同究未嘗疏其例輒以鄙意取加減乘除四端冠以用號綴以定位表縷析條分各撮其要歸於淺顯說取易明庶學者不致眯目或亦啟蒙之一助也夫

四率淺說自序

元李學士治撰測圓海鏡載立天元一法窮極神妙明唐荆川先生博通算法至詫爲難解泰西借根法亦從此出曩在京師書肆中見鈔本一部埋頭半月其大旨不離比例借彼徵此借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一
五
虛徵實一借字盡之特其用意奧折立法玄渺未易猝曉耳本
多譌脫無從校證賈人又昂其值遂置之今悔無及矣間通其
意以御衰分諸法無不立破雖然以是言立天元一法抑又淺
矣其奧旨則不敢強不知以爲知爲具數如左

附錄

先生爲人明察敏事習文法然持大體通達下情其治愛民如
子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除弊誠信動人故所居見愛去見
思史傳

初之粵奉檄巡河廉知巡河兵役素通盜日夜坐卧船中與卒
役問勞苦俾不得逞其奸河盜斂戢所部肅然同上

四會爲粵瘠邑盜賊往往白晝掠人官不能治反鉗繫亡家盜
滋熾乃仿古寓兵於農之制團練壯丁連村自保盜不敢近尋

奉命訶捕會匪得其籍牘載人多遂焚之以安反側祇擒治其

渠眾乃定同上

博羅多自戕案里豪蠹役維持之害滋甚先生察實立釋誣濫

嚴懲主使者親歷各鄉多方開導自是民知自愛同上

宰塾江時獲囑匪初犯者曰飢寒迫爾乃給資使置擔具以謀

生爲約再犯不宥匪聞咸感泣改行同上

先生以律例命意忠厚非聖人不能行故本之爲治以求達其
愛民之心知愛民先在去其病民者故恆寓寬於嚴每謂官民
阻隔皆緣門丁書吏表裏爲奸所至不用門丁惟以官須自作
四字爲宗旨故擁蔽悉除有訴訟者輒坐堂皇受牘親書牒令
原告交里正攝所訟之人兩造俱到一訊卽結無冤者同上

知成都府時每語人曰牧令爲親民之官隨時可盡吾心太守

漸遠民安靜率屬而已不如爲州縣之得一意民事也然所在屬吏化之無厲民者

同上

羅茗香曰六九軒算書南豐劉韞聲觀察箸也憶自己亥庚子間阮文達師屬續疇人傳因讀李雲門侍郎輯古算經考注有觀察校補弟三問弟四術築隄求積弟五問第二術求隄濬上廣逸注二當時卽知觀察精于算顧未見所箸書末由援據立傳廕于李傳中署名擬埃續補今夏喆嗣星方少鴻臚奉命都轉兩淮甫下車卽辱見訪重以是書屬士琳任斟事敢謝不敏書凡五種一曰尺算日晷新義二曰句股尺測量新法三曰籌表開諸乘方捷法五曰四率淺說特弟四種借根方法淺說有目無書蓋觀察宦游于邁橐囊往來致藁遺佚爰放其義例補足之至都轉敬謹藏弁之原藁歲久閒有漫漶手澤所在未容

率加塗乙覘工錄副代爲排比定其踳敝更取觀察所補輯古

二注增梓斟既葢用綴緣起于簡末

六九軒算書後跋

簾舫家學

劉先生序

劉庠字慈民簾舫先生孫兩淮鹽運使良駒子先生少從父讀書京邸執經於湘鄉曾文正公之門文正稱其博學不倦咸豐辛亥舉人官內閣中書乞假歸里文正督師江右屢招致之輒以養親辭及父歿不復仕進教授淮徐閒厯主雲龍敦善崇實諸書院先後三十餘年其教人以勤學篤行爲主嘗慨近世學者稍有所知卽泰然自足或更務爲高遠以欺世而盜名故其說經於漢宋諸儒之學融會而貫通之一洗黨伐之習年逾六十嗜學彌篤日有課程不以一日廢每見後進必勸以讀有宋

諸子書江淮髦俊遊其門者成就甚眾著有儉德堂易說說文
蒙求說文諧聲表後漢郡國職官表唐藩鎮名氏表通鑑校勘
記班許水道類記意林補文選小學漢魏音補輯儉德堂讀書
隨筆儉德堂文集紫芝丹荔山房詩集等書

參史傳 柯逢時
撰傳 讀書隨筆

劉孚京黃
山二序

讀書隨筆

經

朱子謂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
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王伯厚謂其說本於張子易
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按尙書大傳大誥篇云是以君子聖人
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
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朱子張子之言皆

源於此學者不之察耳

復之初卽乾之元由剝之碩果生生而巳故亨出入無疾者
出而爲震之初入而爲剝之上皆無損其剛故无咎也爻例由
下而上謂之往由上而下謂之來朋指五陰謂羣陰俱來而孤
陽能進而敵之也反復其道者五陰旣不能勝則反而就陽而
陽乃得復其本然之體利有攸往者言陽進而爲師爲謙爲豫
爲比無不利也

恆上六振動也處恆之極久而不安其位故有振震之象小人
居上位以爵祿爲吾固有以恩寵爲可長留威福自恣妄作妄
爲凶可知矣

居賢德善俗居止也君子於所居之地賢其有德以善其俗也
傳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故其象爲山上有木然必巽以入之

順以導之故曰漸

變通鼓舞朱子謂以事而言按繫辭精義采張氏之說云天下之動神鼓之也神則主乎動故天下之動皆神之爲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辭謂易之辭也愚謂上文言設卦以盡情僞則變而通之指設卦鼓之舞之指繫辭也似非指事

經典釋文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攷史記五帝本紀敘堯舜事悉采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爲之而裴駰集解於堯典多用孔安國說至乃使舜慎和五典以下則皆取馬鄭之注於今所傳王肅補注不采一字蓋晉宋之間儒者皆以梅賾所上孔傳爲眞出於安國故於肅所補舜典不甚重之而不知僞孔卽肅所撰以欺世者沿及唐初遂取以作正義而

馬鄭由是漸卽淪亡肅亦巧矣哉

史記堯本紀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夏本紀海岱維青州嵎夷旣略太史公從孔安國授古文尙書故史記皆用古文郁夷在暘谷嵎夷自在青州境內明是兩地矣索隱云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此夏侯歐陽等書及緯書之異文耳釋文於宅嵎夷下云史記作禺鉞未免誤甚馬融注嵎海隅夷萊夷明與宅嵎夷之嵎夷異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漢儒傳尙書下三十作二十而以三十二十皆爲句絕按堯本紀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舜本紀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此漢相傳古說與孟子諸書同

困學紀聞五禮一也孔注於舜典以爲吉凶軍賓嘉於皋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按舜典修五禮馬融以爲吉凶軍賓嘉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僞孔兼取二家之說而分屬之不知皋陶謨之五禮康成訓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與舜典固不同也王肅以皋陶謨之五禮爲王公卿大夫士蓋亦竊鄭義而少變之至所作僞孔傳則反不用其說可謂心勞日拙矣

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史記集解引康成云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然則鄭本以在治習以出納五言八字爲句而假習作笏劉伯莊以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爲五言謂鄭所說爲非然仁義禮智信舜時無此說也鄭義爲長

三江有上游之三江有下游之三江初學記引鄭康成注漢江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爲中江東坡采其說此上游之三江也地理志南江從會稽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此下游之三江也禹貢揚州三江旣入實指下游之三江蓋彭蠡旣豬爲揚州之西界盡頭三江震澤爲揚州之東界盡頭禹貢每州皆舉兩界爲言以例求之自見矣

書正義盤庚篇曰周書諡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王名名篇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按竹書紀年云外丙名勝仲壬名庸太甲名至仲丁名莊祖乙名滕盤庚名旬厯代皆別有王名則盤庚祖乙仲丁非王名矣以竹書爲不足信耶則湯稱天乙名履紂稱帝辛名受皆見

於經籍矣攷史記殷本紀自契至微八世微子報丁以下皆以
十干命名微以前則不知其義何取古籍散亡不可攷矣
史記殷本紀云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
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云紂殺比干囚箕子
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奔周是殷紀所稱太師少師卽周紀
之疵與疆也宋世家又云微子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
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亦皆不以太
師爲箕子少師爲比干然注家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
誤則注家以太師少師爲箕子比干矣是爲讀太史公書而未
得其解者太史公親受古文尙書於孔安國今微子篇孔傳云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與史記異其爲僞孔
亦明矣

書序百篇罕以年紀以年紀者商書之伊訓太甲周書之泰誓
而已

沖遠作尙書正義偏祖僞孔然亦間有補正之處如欽明文思
則引顧氏關石和鈞則引費氏作服十二章州有十二師則述
鄭注以補傳所未備至圯於桐遷於耿則以傳爲必不可通又
言立政三亳非文王時官三苗非蚩尤之類未嘗不直糾孔氏
之失沖遠原序稱隋初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
劉炫或諸家之說有與傳異者撰正義時雜採入書未及別擇
歟

提要於黃石齋洪範明義譏其以六極爲六殛爲臆說是矣然
古書殛放之殛往往作極如洪範鯀則殛死多方我其大罰殛
之左昭七鯀殛於羽山釋文皆云殛本又作極周禮廢以馭其

罪鄭注直引作舜極縣於羽山可見古字殛極通用然石齋之說則非也

鄭康成尙書大傳注序言張生歐陽生數子於伏生終後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是大傳非伏生自作也今攷大傳與孟子大同小異者得若干事如孟子言使其子九男二女事舜虞夏傳則云妻之二女屬其九子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湯誓傳則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伯夷太公避紂一節西伯戡黎傳所載略同昔者太王居邠一段略說所載亦同又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周公思兼三王老而無妻者曰鰥六句略說皆有之又大貉小貉大桀小桀云云亦見於大傳疑孔門游夏之徒傳尙書之遺說故孟子得而述之秦

火之後張生歐陽生又從孟子掇拾而記載也

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見陸賈新語道基篇秦漢之際說詩者如此

李固傳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瘡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陳寵傳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此皆三家之義

王伯申先生經義述聞解終風且暴爲旣風且暴引終溫且惠終窶且貧終善且有爲證自是確切不移朱子於終溫且惠云終竟也終風且暴云終風終日風也終善且有云知其終當善而且多也終窶且貧則無訓似不畫一非詁經之體不如王氏爲當也

詩經廣詁徐琰著乾隆閒人其書采掇齊魯韓三家遺說益以

諸經傳注唐以前史籍旁及諸子引詩釋詩者彙錄成篇頗爲該洽兵燹後失之記其釋齊風雞鳴一章以爲賢大夫去國之詩蒼蠅之聲日出之光皆指小人之亂政者蟲飛薨薨言讒人高張翩幡緝捷如蟲飛之多也甘不甘也夢讀如視天夢夢之夢言已不甘與羣小同朝而夢夢行當辭官而去庶不至爲眾所憎惡也此解通達近理

大雅文王禋將於京大明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思齊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又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毛傳皆以京爲大鄭箋則以爲地名皇矣依其在京毛曰京大阜也鄭以爲周地名鄭義爲長然鄭亦不詳何地至篤公劉京師之野毛以爲大眾所宜居之地鄭亦從之攷古來王者之都謂之畿不謂之京商周之際始有京之名孫毓以詩言京卽京師孔疏譏之非也

國語摯疇之國也由太任祀鄒由太姒齊許申呂由太姜陳由太姬齊之國不由邑姜而由太姜則太公望固姜之內族而周之貴戚也詩大明章先言王季之娶於摯文王之娶於莘末忽推及於尙父伐商之功則以邑姜之所自出也或謂太公避紂而居東海蓋依其故國而周封以齊亦卽其故國予之云

昆吾有二皆爲湯所滅有己姓之昆吾鄭語史伯曰己姓昆吾則商滅之郡國志東濮陽古昆吾國此其一也有姒姓之昆吾帝王世紀曰河東安邑縣有昆吾亭竹書紀年帝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此姒姓之昆吾在安邑者也孔冲遠書正義云左氏以爲昆吾與夏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昆吾在衛濮陽不得與桀異處

清獻公集卷一百三十一
而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是冲遠以姒姓之昆吾爲卽濮陽之昆吾誤矣余謂安邑之昆吾乃桀之朝臣二十八年伐商帥王師以伐也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升自陬征夏邑克昆吾然則昆吾爲夏畿內同姓卿大夫之采邑甚明宜其同讐敵愾以身殉君而無悔忠烈可與殷之三仁並峙乃自古無表出之者惜哉

周禮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耒以治稼穡注杜子春云耒讀爲助謂相佐助也鄭康成云耒耨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按趙明誠金石錄汝州故昆陽城中有碑額題都鄉正街彈碑字典云卽今之申明亭也

盧植云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王制按通鑑文帝十六年上郊祀五帝於渭陽五帝廟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

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然攷今王制言爵祿封建朝聘巡守田獵國用殯葬宗廟祭祀征役學校刑罰養老諸政而不言郊祀亦不言封禪則今之王制宜非文帝博士諸生之所爲也

王制天子齋戒受諫鄭注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所當改爲也陳澧則以此句屬上文大史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重其事故齋戒以受其詔教是也然以諫爲詔教則誤按說文諫證也古無訓諫爲詔教者證猶質也此亦言天子齋戒受質云諫者變文耳

玉藻襲裘不入公門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據曲禮疏則云襲衣卽所謂中衣江慎修謂裼衣之上卽爲正服不得更有中衣提要引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

以裼之鄭注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裘之上衣皮弁服卽爲錦衣之上服卽所謂裼也則裼衣不復更有中衣可知矣攷玉藻君子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疏引皇氏曰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襪夏則不袍襪而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用葛葛上加朝服皇氏此段於古人衣服内外次第最爲明晰其所云明衣卽褻衣如今之衽衫及小襖也中衣如今之襯衫也中衣之上或裘或葛上加裼衣裼衣如今之袍也裼衣之上加正服卽今之端罩俗所謂外套矣

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石梁王氏曰此句今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上錯亂在此愚謂喪服小記與大傳兩篇皆有錯簡自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及別子爲祖二節親親尊尊長長一節皆見大傳與小記不類則小記爲錯簡重出矣

冠義所言乃適子之禮昏義所言乃適婦之禮故皆云以著代也阼階者主人之階冠於阼階之上明其將代父而爲主也舅姑旣饗婦則授以室事故己降自客階使婦降自主階明使婦代己而爲主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亦以其將代父故禮之耳諸家說皆非

魯成公名黑肱晉成公名黑臀又文公十三年邾子邾蔭卒成二年傳楚襄老之子黑要十年經衛侯之弟黑背襄公二年傳鄭公孫黑肱二十七年楚公子黑肱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眾仲謂名子者不以隱疾其說不然矣

春秋時列國皆用同姓惟秦不然見於經傳者公子繫小子懿

公子鍼公子士雅數人而已秦本紀云求百里於楚迎蹇叔於宋取由余於戎求丕豹公孫枝於晉又有內史廖會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百里奚及蹇叔之子是好用異國之人實自穆公啟之矣愚謂晉亦不用同姓自獻公殺諸公子以後執政主軍者異姓之卿或諸姬疏屬特不用異國人耳

左傳文十二年裏糧坐甲趙汭補注云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傳曰楚人坐于北門又裏糧坐甲又曰王使坐甲于道又曰士皆坐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固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皆坐陳也杜于桓十年傳訓坐爲守蓋未通古義

史克謂禹世濟其美因禹之賢而推及其祖父也猶之史趙言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瞽叟豈能無違命哉易曰幹父之蠱舜禹之謂矣至謂鯀爲世濟其凶則未聞鯀祖父爲凶人然則爲人子孫者可不儆懼哉王伯厚以爲於此見立言之難蓋本左傳正義

穀梁傳隱元年僖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傳皆引論語傳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故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瑚連論語集解苞氏曰瑚連黍稷器也夏曰瑚商曰連周曰簠簠宗廟器之貴者也朱子集注用之而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簠夏連殷瑚周簠言簠而不言簠與包異按御覽引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瑚如簠而平下連如簠而兌下是周人兼法二代而制爲簠簠也鄭康成周禮註方曰簠圓曰簠皇侃義疏云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簠俱容一二升以簠盛黍稷以簠盛稻粱今云皆

宗廟盛黍稷之器誤矣

周有叔液鼎卽八士之叔夜也達适突忽夜夏隨駟皆疊韻楊升庵云隨甸禾反駟烏戈反

孟子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則以在其國而言

後漢書李固傳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注孟子有文又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然則孟子亦述老子之言矣

劉先生孚京

劉孚京字鎬仲簾舫曾孫陝西商州直隸州知州良駟孫禮科給事中慶子少孤受學於世父慈民先生克紹其業光緒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明於法律長官深器重之後改就縣令選授廣東河源知縣勤求民隱治行卓然甲午充廣東鄉試同考官

旋調署饒平繼又調署揭陽未及任以勞卒先生好三禮之學於古今禮制考論甚精尤工古文辭嘗寢饋於周秦漢諸子故所爲文體博而義醇涵演淵懿蹈於自然不闌入唐以後體及宗派諸說時武強賀濤以古文稱雄河朔閒然宗旨不同持議各不相下旣同官刑部虛衷討論氣誼相投卒成莫逆性豪邁好交遊其以道義術業相切磨者有豐城毛慶蕃義寧陳三立皆其鄉人也三立嘗以先生處心之潔嚮學之摯造道之勇深致推重云著有求放心齋文集四卷補遺一卷

參文集陳三立序

文集

諸子論

儒家

百家之師皆託始於聖王聖王道不異而法屢易百家之述聖王也遺其道而言其法是以人異其宗是非莽然靡有所定儒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九
者之教肇於唐虞盛於周周公攝政以九兩繫天下之民三日師以賢得民言百家之師皆有所賢可以師也四曰儒以道得民殊異之言人道之大也人道莫大於禮禮化質而主文契伯夷掌之儒者述之故於百家爲最文周公既佐成王成文武之德天下大定則務道化亦以直殷質之敝救之以文故尊用儒者儒者遂盛伯禽治魯亦率其道故魯多儒學及孔子生於魯爲儒者宗是以百家之言遠推黃帝依託伊尹太公儒者之言近依唐虞歸於周公孔子然唐虞之治孔子之學皆通其變不徇於曲而儒者多一孔被服迂曲以自殊於人故哀公問孔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曰丘不知儒服蓋譏之也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各引一端推以爲眞至於有漢儒術益微自孔子之籍不能徧睹守一藝以之終身己所不習因以相詆皆可謂不該

不徧一曲之士矣且夫儒者以禮教禮主敬讓敬讓則卑屈故儒者常柔荏禮別嫌明微不可通假故儒者常迂而不及於事禮辨貴賤之等別親疏之殺盛升降進退揖讓之儀故儒者常繁碎而寡要至若明堂辟廡先王所以饗帝教學士而已誠苟至矣何必複廟重屋之制教苟備矣何必外園內方之象而儒者滯於其名以爲二者不立終不足以爲盛治是舍后羿之弓矢而不敢以射也孔子之六藝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道甚大若夫詁訓以辨異文記誦以識章句皆學童之業非其蘊也儒者溺於其辭而不知止鉤析釅亂是非蠡起至於孝弟之經治亂之略或闕而不講是貯后稷之粃糠而以爲秬秠也其事太迂其防太峻自非誦詩書之言服章甫逢掖之服雖孝友溫恭天下之善人皆在所退故儒者名爲述周公孔子然非其徒矣

孟荀之徒交譏也。歷世千載，荀子言禮而鄙性，荀貌於禮而已。時異勢異，則不可以通其爲道也。外孟子言禮而尊性，率其性以爲禮，則人皆可以爲堯舜，其爲道也內。故荀卿者，儒者而已。孟子者，真周公孔子之徒也。

學述

昔六藝微而傳註興，九流作而百家繁。士以學相耀，以文相高。著竹帛，名當世者，更僕不能畢其目。百車不能載其書，摺紳之徒家勑輯，略之編人，懷向歆之勤，以是爲博，自以爲儒者之業。何其多也！聞諸君子之學博而執其要，何謂博？多聞見之謂博。何謂要？切於身而便於性之謂要。據乎一而概乎萬之謂要。故博非多書之謂也。書者聞見之一端，所以辨驗其聞見而非專恃以爲聞見也。多書則溺志，不知其要而溺志以爲博者，其學

久而愈荒。東郭野鴛而馳乎國中，容車之里將無不至也。俄而迷其途矣，以循康莊之途爲不足以矜其藝，於是焉敝輻雜駭，以祈遍乎車轍之未經，是以邱陵水曲與馬難也。此不知要也。君子甚愛力而不以旁極，不以雜博累其靈府，辟諸食焉三牲，魚腊水陸之殖，備然而不使勝食氣。故君子之力專其靈府，蕩蕩然常有餘耳。不泛聽故能極其聽，目不他視故能極其視，心不雜思故能極其思，心志通達，耳目聰察，用其有餘行其無事，不極其才以執其要者也。君子之學，猶治生治生者，樹藝五穀，織布帛，積什一而已。雖有精悍猛鷙若白圭者，不敢兼百貨而罔市利。故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故必有所棄而後有所取，有所專而後有所入。君子不舍其性之所急而趨名之所歸，不鄙其常而慕其異。故君子於百家未備知，然而非陋也。六藝

未備習然而非慢也君子誦先聖之言稽古今之故於是焉務師友充聞見存以養其知游以安其習壹以研其精循序以致其日新終諸身以責其實以治性而已矣其未得也安而不憂日遷而不流至其得之達於神明適於大道矣奚取於多書雜博而鮮要是筐篋之敝冊也悲夫今之學者曾治生者之不若也其下者安而不學耳苟知學矣修己之後而徇人之急大義之昧而多文之務是猶賈師陳百貨以爲富良楮相廁貴賤相乘滯積以須折閱者也且觀九流以來學者之所述造縣諸日月而不刊俟諸百世而可用者蓋亦尠焉其爲之而不足存存之而不足述者猥多今舍眾著之文忽而不講或得一不知之冊則喜而相告又非能終其文而盡其意也徒以識簡畢知號諡而已以炫煌浮薄詭誕好名無實之耳目是棄田宅敝心計

以易賈師之廢券也若是者其於己也未可云善任其於天也未可云善受且天之於人亦甚矣人之生亦無聊矣賦之以同然之性而不使無蔽也斬之以財勞之以事不使得安居而誦讀也疾病憂患遞代而迭至以曠其日而失其時也當此之時烏可以不知要將遠行者雖有千金之璧必置之而取糗糒悲夫今之爲學者曾不如遠行者之不失其要也晉人適燕經乎太行之阪危石在其左長澗在其右容軌之地不逮尋咫尺伯樂於是爲之按轡紆節踐迹而蹈貫魚而行又暇慕夫方軌列騎揚和鸞飾輿旆茫洋恣乎廣原以矜容壯者哉劉向揚雄之述六藝也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三十而五經立也故古之學者之爲博其大者不過於五經一經之文至於三年而後通也彼所急者道不以其書故不廢當身之職不求僻醜之

獲今之君子以不逮之材值學術之歧震於氣勢之塗督於名實之歸於是陷於文溺於博以識畢簡知號謚而已終身役役而未知所獲或挾策而不知所從外以夸於人中實勞苦快鬱無適然之趣豈不哀哉且人之情樂無詔獲期於悅耳色無暈夏期於悅目食無水陸期於悅口學無儒雜期於悅心夫曰學矣雖不理性固宜悅心今處乎勤劬之中奮乎憂患之隙遺體要之大忘悅心之娛以從雜博之誘逐聲聞之華是執耒耜以從人芸刈之雖勤穫之雖多而不免於妻子餒也此學者之大戒也

禮辨一

古者宗子無子則族人以其昭穆爲之後小宗雖無後可也今無宗法無子者皆得立其昆弟之子爲後儒者曰非禮也辨曰

禮胡起起於情情胡止止於義協於義而協則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今昆弟無子昆弟之有子者方且曰是小宗是雖無後可也無乃悖於情不協於義乎人之爲倫五其親者三天屬者二親者何父子昆弟夫婦是也天屬者何父子昆弟是也夫婦以人合而易親昆弟以天屬而易離非獨以私昵也亦其子之故然昆弟之子曰從父昆弟從父昆弟之子曰從祖昆弟從祖昆弟之子曰族昆弟族昆弟之子曰親同姓屬則曰疏而各私其父故曰昆弟之誼無分然而有分者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非人子也故皆有子矣則昆弟雖曰離而所爲親之情猶可以無戚焉彼各有私之者也無子而曰離仁人之所痛也非有相後之道而胡以明其本之親哉且俾天下之爲昆弟者曰雖吾子不敢於昆弟有所愛而況於其他乎苟昆弟有子矣

已雖無子不足憂而況於其他乎是愈親之道也無害於宗法而益厚於昆弟今之制備於古不可易

禮辨二

古者爲父斬衰三年爲母父在齊衰期父沒齊衰三年唐皆增爲斬衰三年自是以降未之有改也儒者曰非禮也辨曰父與母孰厚我不敢知也君與親孰重我不敢知也人之始則莫不親其母而忘其父先其私親而後其君者非悖德也天道然也聖人以爲此禽獸之所同禽獸無夫婦之別無父子之教子生獨牝者乳焉而牡無事不知父宜也無尊卑之等不可得而相君臣不知君宜也人則不然出於母而統之者父也育於其親而治之者君也烏可不自別於禽獸嚴之於分秩著之於衰裳崇君之服使比於父而後人之愛其君可以得親之半焉崇父

之服使倍於母而後人之慕其父可以得母之比焉以親之半愛其君而天下定矣以母之比慕其父而家道成矣古之時所以厚人道之別於禽獸者也今人道旣明禮義旣通人莫敢不知其父矣雖崇母之服以並父吾以爲順乎情無拂乎義不可復改也

儉德堂易說序

序曰至矣哉孔子之贊易也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患者非獨時之所爲而已也固性之所存道之所繇生人之所以自別於禽獸者也有憂患而後有智慮有智慮而後有趣舍有趣舍而後知學知學而後能克剛柔以返中正中正得而後人道立聖人知憂患之可以至道也於是焉設卦以繫辭爲之陳憂患而作易故易者立人道之極也備陰陽之義存古今之蹟紀綱

天人括囊庶事所以爲憂患之至也道有消長時有終始位有貴賤類有同異材有強弱事有進退聖人爲之彰其往以表其來見其微而戒其著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示之以剛柔約之以中正以持動靜而定吉凶若夫設應以勸孚懲吝以教悔艱厲以无咎恐懼以致福皆所以陳憂患而存人道者也故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以象告者畫也以情言者辭也畫以象天運辭以譬人事故辭非象也欲揆其辭莫若察其情則憂患是已今之學者皆徇虞鄭而陋王程夫文言說乾坤繫辭釋八爻皆言人事不越乎憂患其辭皆明白易知可謂得其情者也而漢之先師及虞鄭之徒多據左氏春秋卜筮占驗之言徵象於辭舍人事而言天運與文言繫辭不類學者從之益以穿鑿破析雜以詭誕此爲異而已曷足以經綸世故敷宣性術達作易

之指故吾伯父慈民先生因王程之所推行旁暨之變交互升降錯綜之文擇其近道而可憐者爲疏通證明之引申詘詰鋪照奧滯不勞繁稱劃然神解號曰易說至於天人之際古今之故皆緣所身歷以爲辨驗睹其本哀其末推其源閱其流明已往之中失陳方來之炯戒先生少以文學知名海內會天下大亂曾文正公督軍討賊尤急得士薦延賢士大夫如不及先生故其弟子所尤賢者也然先生深觀世故不喜爲吏數謝文正之招官中書數年益不樂舍去端居深念惟用講學自娛故其所懷壹託於易從子孚京嘗從問卦義欲因治之止之曰未可夫更事未多學道未深憂患未明苟務辨文義抉異同調古今皆易之數焉耳不足以窺易之蘊與陽湖方駿謨及其子楷善楷有高材通經術識時務困於末疾無所施用故退而學易說

易亦數萬言而先生嘗稱焉足以知先生之志矣

儉德堂讀書隨筆序

伯父慈民先生讀書隨筆如千卷伯父年六十餘矣猶耆學讀書日有程不以一日廢其程卽有所會及有所考辨輒條記之或寫諸卷端積久遂多以授從子孚京使去其繁複無義類者而爲之序曰國朝二百四十年於今當承平之隆學士大夫用文學著述爲效詆宋明儒者言義理空疏無實其文鄙瑣不務師古相與擯之更爲詞章考證之學是時桐城姚先生正之曰義理之與詞章考證三者相表裏不可擯一其議少定然未及百年天下多故諸所張皇皆古所未有三學之徒高名耆舊之士莫有足以應變者甚者敗辱爲世深詢於是所在扼腕言時務者相比接號爲經濟之學一二鉅公爲之語曰義理者孔氏

所謂德行者也詞章者言語也考證者文學也而經濟者政事也並高其名比於四科後進干祿之士彌以相曜遂兼鄙眾學而惟爲經濟之言以更張爲任事以權算爲賢能以守經爲迂儒以能言虜事爲宏達道荒術陋學士泯泯未識所嚮久矣伯父天性凝定其於名位勳伐澹然無所慕官京師數年還去講學淮徐閒杜門深處以圖史自娛嘗論經濟之士曰古之君子學焉而已學成而道立故能應萬變而不窮今設經濟以爲名招天下而從之是使不學之士懷躁妄之心而行嘗試之術也且古之君子學焉而經濟以生今之君子以經濟爲學此所謂賊夫人之子者也伯父之指務勤學而羞外馳如此所以訓子姓詔徒屬者無不然故其所記大抵皆討論經義研深性術是正文字敷陳典要博徵而不蕪文約而不陋其於義理詞章考

證之學孚京之愚竊以爲詳實矣然伯父雖鄙遺世故不欲空語經濟爲名高至若時政得失人材賢不肖亦默識於心時發於言所陳侵官操切上下相蒙之故皆深切讀之可爲太息亦足以窺見伯父之意理諸子羣從尙其省諸

手寫儀禮圖序

武進張編修惠言所撰儀禮圖六卷儀徵阮文達公取其手錄本爲刊於板卷帙甚巨其於堂庭房室之度進退步武之節陳設懸列之位詳實矣遭亂板失近湖北崇文書局重刊則縮而小之儀節度數往往失作者意不足觀攝提之歲余省伯父慈民先生於徐州伯父以余好三禮之學也取阮刻本命手摹一通於是日課三紙凡閱數月始成儀禮傳自高堂生其後魯淹中得禮古經五十六篇十七篇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多三十

九篇名爲逸禮今無傳而高堂生之十七篇遂獨著與周禮及戴聖記四十九篇號爲三禮矣高堂生之學數傳有后蒼最爲明禮說禮數萬言號曰后蒼曲臺記亦無傳然考藝文志則蒼之學蓋推士禮而致於天子諸侯者也又藝文志及儒林傳皆謂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以今考之獨冠昏喪既夕虞特牲爲士禮餘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非獨士禮也豈孟堅之謬與今謂儀禮篇次本於劉向冠昏相見皆題士禮最居先鄉飲鄉射雖大夫行事而用士禮次第五第六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皆諸侯之事則次於鄉飲射覲禮天子之事則又次焉喪服統記天子以下之服紀次第十一士喪既夕虞次之特牲士祭禮次十五而少牢有司徹大夫祭禮次之又考康成目錄所記二戴篇次大戴則一以卑者居先尊者居後小戴稍雜亂亦不

以天子諸侯居士大夫之上故十七篇得士之目矣先王制禮莫備於士由士而推之於卿大夫由卿大夫等而上之而至於天子諸侯自卑者始故其本立而行遠後世之制禮者徒取朝廷郊廟之儀而審定之於士大夫則略焉自朝廷大臣身爲禮官或不能詳其制閭巷小氓則固懵然不知禮爲何事也揖讓於朝廷之上而爭奪於閭巷之中將欲持是以求俗之善也不已疏乎凡儀禮所載諸節目學者咸苦其繁而好之者則又欲習爲頌吾以宜詳其制而識其意而已故觀於冠禮之重則知成人之貴矣觀於昏禮之重則知繼嗣之道矣觀於相見聘禮之繁則知交際之敬矣觀於祭祀之立尸則知事死如事生之義矣觀於燕食之禮則知君臣之恩矣觀於昏禮媵御沃盥交則知夫婦之別矣觀於父在爲母期則知家統於尊尊陽抑陰

之義矣觀於殯服之降列於正服之上則知親戚之愛可以殺其禮而不可沒其情矣後世俗尙頽靡禮法散亂儒者又不務酌中而制其宜故自燕食之禮廢則君臣之情隔父在爲母三年則家人之義紊祭祀無尸而立像設則巫鬼之事興殯子不列於服則父子昆弟之恩薄其造端也微而其爲害也甚大故苟得其意雖以今之天下治於黃帝堯舜可也不得其意雖日習其頌亂於桀紂可也古之爲三禮圖者眾而此圖最精審然則欲知古人之意者又烏可舍是乎哉寫儀禮圖旣訖因考論之如此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九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

天津徐世昌

鏡海學案

鏡海爲學主省身持敬精思力踐以施於有政於宋宗程
朱於明宗薛胡於清宗陸張排斥心宗最力以爲害道蓋
曾湘鄉羅羅山之先河述鏡海學案

唐先生鑑

唐鑑字栗生號鏡海善化人嘉慶己巳進士翰林院檢討遷浙
江道御史坐論淮鹽引地鑄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宣宗登極
以諸城劉公鑑之薦補廣西平樂府知府平民獠之獄而解其
仇屢磔劇盜境內肅然聞母病引去省親連遭內外艱廬墓讀
禮服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獠爲亂

先生出防邊圉內譏奸宄往來富川賀縣安撫熟獠立五原學舍延師教讀羣獠大悅郡中煽亂者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貫其脅從千餘火其名籍一無所問累擢徽寧池太廣道江安糧道山西貴州按察使浙江江寧布政使在貴州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之某縣君來省自易之耳在江寧拯災修廢百度畢張時總督陶澍寢疾代行院事言者劾其多病近藥廢公事又雜摭他端相訾毀朝廷遣使者按問率無左驗宣宗知其端謹一切勿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內召爲太常寺卿先生潛研性道宗尙洛閩諸賢所至以是勅其躬亦以是牖於人簿書之中論述不輟再官京朝扶持賢俊倡明正學時蒙古倭仁公及曾公國藩吳公廷棟何公桂珍寶公墀皆從考德問業都下講學風氣爲之一振已而致仕南歸主講江寧書院文宗登極

召赴闕進對凡十五次中外利弊無不罄言詔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強之服官命還江南矜式多士洎粵匪擾湖南歸展先墓卜居寧鄉之美嶺山深衣蔬食泊然自怡晚歲猶編次朱子全集別爲義例以發其蘊所著國朝學案小識專宗程朱排斥陸王一時學者翕然歸之又著有易牖讀易識讀易反身錄讀禮小事記四經拾遺四砭齋省身日課朱子學案畿輔水利備覽平糶紀略咸豐十一年卒年八十有四曾公上其遺疏文宗軫悼予諡確慎

參史傳

學案小識

自序

聖人之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已離此者畔道不及此者遠於道者也七十子皆從聖人受學而傳道者推顏曾其在顏子

日博文格致也日約禮誠正脩也卽博卽約功分知行而候無先後也不遷不貳誠正也而格致存焉擇善弗失格致也而誠正存焉夫子於其問仁也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復申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其知之明行之決絕去私欲盡還天理也厥後三月不違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之格致誠正何如哉其在曾子曰以文會友格致也日以友輔仁誠正脩也卽文卽行學有切磋而道無內外也任重道遠知之至矣而誠正可知也忠信傳習誠之至矣而格致可知也夫子於其日省之入也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舉以告門人曰忠恕而已矣蓋恐學者以空虛求一貫不以真實求一貫妄認本體而忘工夫也使之盡己推己精察而力行之以馴至於反身而誠則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格致誠正固如是也夫學聖賢者未有不由格

致誠正而得者也若別有捷徑宗旨則顏子才高聖人當化之以速而何循循然博文約禮是誘猶有欲罷不能欲從末由之歎也曾子質魯聖人當教之以易而何以兢兢然不忠不信不習是省猶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召也子思子受之曾子爰以傳之孟子孟子之知言格致也養氣誠正也集義則格致誠正之實脩真積不襲取於外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勿正者未發之中也勿忘者不睹不聞之戒慎恐懼也勿助長者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也擴而充之卽此物也此孟子之學孟子之傳也閱暴秦而漢而唐賴有江都董子昌黎韓子以及伏鄭孔賈諸儒前後羽翼得以稍稍不墜然歷六朝之陵替五代之淆亂孔孟之道不絕者如髮矣天未喪斯文也至宋生濂

溪周子中州二程子又橫渠張子楊游尹謝諸子道之明已如日麗天中矣朱子起於數十年之後師事延平得程子之嫡傳以大學之綱領條目示學者爲學次第以中庸天道人道明孔門傳授心法以居敬窮理爲尊德性道問學功夫集諸子之大成救萬世之沈溺其心其道何異於顏曾思孟哉後之學者循其次第如何格致如何誠意如何正心脩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忠信以至一貫亦復何可限量而乃朝謁師而夕思入道夜入定而且言明心貪便喜捷世態有然而學術亦有然也矜奇鬪巧人情多變而學術亦多變也於是新建者援象山之異揭良知半語爲宗旨託龍場一悟爲指歸本立地成佛爲滿街都是聖人大惑人心愈傳愈謬踰閑蕩檢無所顧忌天下聞風者趨之若鶩駸駸乎欲祧程朱矣生其後者烏可

不挽之於狂瀾拯之於胥溺而任其猖狂恣肆使斯世盡入榛莽哉夫學術非則人心異人心異則世道漓世道漓則舉綱常倫紀政教禁令無不蕩然於詖辭邪說之中也豈細故耶欣逢聖朝昌明正學崇獎斯文特示優隆重加尊奉朱子升祔十哲之次誠千載一時億萬禩學統人心之所係也宜乎真儒躍起辨是與非埽新奇而歸蕩平去歧趨而入堂奧還吾程朱真途轍卽還吾顏曾思孟真授受更還吾夫子真面目界限清而後所知定隄防密而後所守嚴志趨堅而後所行篤踐履實而後所立卓真儒之爲真以此夫學之所以異道之所以歧儒之所以不真豈有他哉皆由不識格致誠正而已習空談者索之於昭昭靈靈而障於內守殘編者逐之於紛紛藉藉而蔽於外斯二者皆過也今夫禮樂兵農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數何

莫非儒者之事哉然當以若大經綸蓄之懷抱不當以賸餘糟粕爲富強朱子曰盈天地閒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理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澈於胸中此心與天地一體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古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治平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己物朱子之博蓋博於內而不博於外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謂也聖人之言典章也莫大於顏子之問爲邦曰夏時殷輅周冕韶樂曰放鄭聲遠佞人是必有順天應人長治久安大經濟大功業以運用於兩閒豈惟推天文考輿服講求樂律而已哉其言政事莫大於哀公之問政曰達道五行之者三日九經行之者一是必有事親知天明善誠身眞本原眞學

間以彌綸於無際豈惟考官祿別等差講明禮節而已哉沾沾焉辨論於粗迹者不知聖人之學也外之故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治國平天下之事豈在外哉不障於內不蔽於外惟格致誠正者能之蒙是編自平湖陸先生始重傳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後知陽明之學斷不能附會於程朱有先生之行之篤而後知程朱之學斷不能離格致誠正而別爲宗旨有先生之扶持輔翼於學術敗壞之時而後知天之未喪斯文有宋之朱子卽有今之陸先生也與先生同時諸儒以及後之繼起者閒多不及先生之純而能遵程朱之道則亦先生之心也他若指歸特異不守朱子家法則當分別錄之不泯其本末不掩其瑕瑜俾後之觀者於以見得失之林焉是豈得己者乎吁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有是性卽有是理有是理卽有是意知身心孰不可以希賢孰不可以作聖而惟工夫之不密以至本體之莫充則何若從事夫朱子之存省克治居敬窮理以馴至於誠而明豁然而貫通也是則所當共助也矣

學案提要

傳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傳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遽謂之傳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廢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辨之嚴異說不能亂行之力同志服其真雖未必遽能大明與行而後之學者可由是而進於明進於行也則謂之明可謂之行可謂之傳可然而斯人也或千載一見或數百年一見或百年數十年一見或一人見而數人隨

之見或見僅止一人故傳之者少而亦未嘗絕伊川表明道先生之墓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而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是說也吾於朱子之生起而幸之吾尤於薛胡二先生之歿引而傷之蓋明自正嘉以後講新建者大肆狂瀾決破藩籬踰越繩檢人倫以壞世道日漓邪說誣民充塞仁義逮及鼎革託爲老師宿儒者尙欲以詖淫邪遁淆亂人心傷何如哉孟子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夫孟子豈可復生哉世有欲正人心以熄邪說者卽謂之孟子可也卽謂之朱子可也道之傳也非斯人其誰與歸述傳道

傳道者少未嘗不爲道憂翼道者衆又未嘗不爲道喜非翼道之重於傳道也翼之則道不孤矣道不孤則亂道者不能奪其傳矣不能奪其傳而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學術正而人心端教化肅而風俗美人道與天道地道並立矣然則道之傳也傳者傳之翼者亦相與傳之也昔者吾孔子之講學洙泗也以大聖人之德之道統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其大成而及門從游者有顏曾冉卜七十諸賢且以賢聖之孫繼起而紹述之而閱百餘年楊墨爭鳴衍儀橫議賴有孟子奮其至大至剛之氣辨論於黑白淆亂之中而後吾夫子授受之真傳得以萬古不墜朱子起千載之下承二聖之遺緒奉四子書以詔後學時則有若南軒東萊諸同志咨詢辨難又有若季通勉齋諸門人往復商確可謂極麗澤之盛幾乎踐東魯之遺軌矣然而詆之

者旋起逐之者至欲加以禍道學大爲厲禁不亦危哉由是觀之吾之所憂者未容已而所喜者亦幸而已今夫彌綸天地終古無所損終古無所益者非道也乎傳與翼安足爲有無乎然而天地非人不立道非人不存人顧不重乎哉孔子尙矣曾子子思孟子尙矣朱子又豈易得耶敬夫張子伯恭呂子又豈易得耶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蓋慨乎其言之憂何如哉述翼道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顧防檢不敦節槩不修禮義廉恥不遵規矩準繩破廉隅而趨異僣棄閑範而就奔馳容悅以爲恭媼姍以爲敬揣摩以爲智遷就以爲才委蛇以爲識時務和同以爲近人情飾詐巧以固恩權假聲華而延名譽揚揚自得而不以爲可惡赫赫陵人而不以爲可悲俾天下進者退者行者居者

尊者卑者老者少者貿貿焉莫知其所以然紛紛焉並莫知其所以不得不然喪其所固有而亡其所本來審若是也道不幾絕乎而幸也天下有守道之人也而惜也天下有守道之人而人多不知也然而其人自在也或當時蔽之而閱時則章矣或當途沮之而窮巷則達矣或流俗惡之而高賢則尙矣或功利詞章輩疏之而道義交則親矣何也所守與時異也今夫救時者人也而所以救時者道也正直可以懾回邪剛健可以禦強梗莊嚴可以消柔佞端慤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橫逆簡易可以綜繁賾抱仁戴義可以淑心身周規折矩可以柔血氣獨立不懼可以振風規百折不回可以定識力守顧不重乎哉吾每得一人焉未嘗不正襟而起敬端坐而緬思也雖其人已往而其流風餘韻愈久而愈真炳炳焉在天地間也詩曰雖無老

成人尙有典型其斯之謂歟述守道

道厯千古之變而未嘗墜而自有秦氏之焚書則幾乎墜矣漢之興也羣經復出假令有能明道者生於其間則學術真而統紀一何至各立門戶迄無指歸而其相爲授受者又大要解說辭意綜核度數而已哉然而典籍云亡編簡散佚老師宿儒各得一說以傳於天下說雖不同而經未嘗不由是以存也於斯時也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魯齊燕禮有劉向高堂生后蒼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此皆專門名家最初之師也厥後支分派演愈推愈廣厯千有餘載而至於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師者必從其朔得其一字一句遠蒐而旁獵之或數十百言或數千百言曼衍而無所底止而考證之學遂爭鳴於天下蓋穿鑿傳會亦在所不免也然如天文地理音學

算學等事則於古爲精今夫經也者聖人之至文也聖人之至
文聖人之至道也聖人之至道人人之至道也得人人之至道
以求經而經傳經傳而聖人之道亦傳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
以存經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則大氏解說辭意者也綜核
度數者也乃或以辭意之別於今度數之合乎古遂至矜耀以
爲得所未得而反厭薄夫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是其所以自
處亦太輕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
紫師衣褐或曰然則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尊漢經師而
詆朱子者是亦敬紫之類也又烏足與校哉述經學

無善無惡之說倡天下有心而無性矣有心無性人非其人矣
世安得不亂哉及其亂也而究其所由來歸罪於學術則亦晚
矣吾於明季未嘗不嘖嘖俯仰而重有感焉天下事由前觀之

未必知禍之烈如此其極由後觀之恆懍懍於其禍之極而莫
可復追也士君子盱衡往跡俯念未來未嘗不歎前乎此者之
可鑒後乎此者之可戒也則學業之所謂心宗者吾烏能忘於
懷乎今夫心不可恃而恃之以性性不可憑而憑之以物大學
所以先於格物也子臣弟友物之最著者也性之最切者也是
庸言庸行亦良知良能也仁義禮智物之最初者也卽性之最
真者也是至隱至曲亦至大至廣也聖人之所以檢察夫心者
此也擴充夫心者此也豈索之於空而聽知覺之昭昭靈靈乎
聽知覺之昭昭靈靈而空以待之恐性天路絕而欲得所據矣
欲得所據謂之無善誠然謂之無惡自欺甚矣且恐惡念大來
不至於禽獸不止是以天泉一會爲陽明之學者推闡師說各
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講愈誕愈肆愈

狂愈名高而愈無禮淪淪流蕩無所底極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徵君孫先生者與鹿伯順講學於明者也入國朝年已七十遁影韜形枯槁以終其身宜矣而乃移講席於蘇門山仍以其舊聞號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乎幸而稼書楊園諸先生起而辨之而天下灼然知心學之非正也是亦稍足以舒吾懷云爾述心宗

後序

道不變而學未嘗不變也學未嘗不變而道終未嘗變也千古一孔子而已矣千古一顏子曾子而已矣千古一子思子孟子而已矣千古一程子朱子而已矣此數聖人數賢人者天以之成其天地以之成其地人以之成其人天地不變此數聖人數賢人不變也數聖人數賢人不變天地終古不變也道不變也

其間學之變者有矣所聞異詞所見異詞所授異詞所師承異詞典章制度各有所據名物象數各有所宗自秦至漢至魏晉至唐以至於今變者數矣變之數而屢變不一變矣然乃道之外跡也道之末節也譬之天雲霧過而日月之明星辰之燦自在也譬之地城郭移而山川之淑物產之精自在也非道之真非道之本也彼之所謂學也非道學也其關於道之本道之真者則不可以變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程子之於釋老朱子之於橫浦象山何如其嚴也蓋恐其變而道乃終不至於變也然而天之生民也一治一亂大抵閱數百年而變一見明之有陽明橫浦象山之流也而其焰熾於橫浦象山以朱子爲洪水猛獸以孔子爲九千鎰是竟欲變朱子之道而上及於孔子者也而其後也龍溪泰州山農海門諸人尊師說而益肆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一
無所忌憚數十年間若傾若醉不知何者爲洛閩並不知何者爲洙泗惴惴迷離任其心之所至而已而甚者遂至於犯法亂紀而不之顧入國朝其流波餘燼尙未息也平湖陸子起而闢之而桐鄉太倉儀封三先生先後其閒與陸子同夫而後天下之學者上之則相與爲輔翼次之亦不失所持循卽一名一物之長一字一句之是或以明故訓或以徵博聞消其意見去乃詆訾亦何不可進於道哉而且正學日昌狂瀾自倒閒有二三言新建者知之未真奉之亦苟隨聲附和如蜩吹蟬吟旣無所宗主亦復何所提唱而後知平湖諸先生闢之之功歷百數十年而更著也道之不變夫復何疑雖然孔子遠矣顏子曾子遠矣子思子孟子遠矣程子朱子亦遠矣卽陸子亦不可復見矣學者回思故明正嘉而後學術大乖人心胥溺至有痛定思痛

者則余輯是編而以心學附其後雖不免過慮之誚而亦無非仰承吾平湖陸子之遺意也夫道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人之所以生也非道則氣而已矣則質而已矣氣與質萬物共之者也人而可以物乎故非道不可以爲人知其不可爲人而學可得矣學以完其爲人亦完其道而已學以完其道亦完其所以爲人者於天地而已一有不可以對夫天地者則道自我變矣安得謂道必不變哉顧變者在人而必不變者亦在人也人能持此道於必不變則可與天地立矣然而自孔子以後又有幾人哉余因平湖諸先生而重念之未嘗不有望於天下之學者也此是編之所由作也

讀禮小事記

重主一

魂帛以代重宋時之俗禮也宋政和五禮新儀小斂之前爲重置於庭是當時之正禮猶不違於古也溫公見士民之家未嘗識重皆用魂帛因取束帛依神之說從俗用之蓋貴其簡易也而於冠帽衣履裝飾如人狀者則以鄙俚斥之矣可知近世摺帛爲之交互穿結有如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爲兩足以肖人形必溫公之所斥也萬氏斯大謂其名不雅其似人形不堪道不得已從束帛可也然制或可改而名無可變若直謂之束帛何以見死者之所依耶文獻通考引金安節言神帛既虞之後方得謂之神未葬以前人子不忍死其親豈得遽以神道奉之況許鄭所云依神之束帛本以代主非以代重也夫重者謂有柩以斂形體又設此以棲泊其游魂其於人子之心可以彷彿其親之所在而不可遽以鬼神之事

事其親也重質而主文重生事而主神道故重先乎主而與主異也然則欲求禮之正與名之當非舍魂帛而爲重不可至若今之俗尙魂帛之外又有魂旛上書爵若姓氏以魂帛繫而倚之其制與佛幢略無異蓋釋氏之說矣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然於此等亦當有以正之

重主二

大夫士之有主無主先儒各據所見言之詳矣彼謂無主者以特牲少牢禮言尸不言主也因以臆測之謂主命之幣帛爲大夫之主藉祭之茅苴爲士之主并疑孔悝之反祔爲所出公之主蓋大夫士決不容有主也用是魏晉之間遂無有立主者而荀士祠版之制世或宗之祠版亦何嘗見於經也蓋仿主之意而避主之名也無主之說之不可行是可知矣其謂有主則以

特牲少牢禮有事於尸無事於主也且以類求之重爲主道大夫士有重則宜有主廟以藏主大夫士立廟則宜立主喪服小記耐必以昭穆茅苴束帛何以明昭穆乎孔子曰祭祀有尸宗廟有主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是非專指天子諸侯也則大夫士之有主明矣伊川程子創爲主式以此惟其式高尺有二寸與何休所稱天子長尺二寸相等視諸侯長一尺則過之而朱子答問主式祠版又謂伊川主式雖云殺諸侯之制然未見諸侯之制何如若以爲疑則用牌子可也是朱子於程子之制不能得其詳也禮降殺以兩諸侯一尺則大夫當八寸士當六寸如銘旌與重之等差可推也若通上下而無異焉則小斂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自天子以下皆然以之例作主之式上下同取法於時日月辰亦無不可也古禮多殘闕主制不可考

何休之說未知何所據衛次仲又謂右主八寸左主七寸漢舊儀又謂帝主九寸后主七寸眾說不同後主安得而詳之是惟有守程子之式而或稍殺其尺寸於心無不安於禮自無不合也

重主三

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桑者因其名之似用栗者取其質之堅名之似所以守哀情質之堅所以垂永祀也古人稱情以立文其次第大氏如是今則木主立於未葬之前者有之矣亦無所謂虞與練之異也而殯斂時之靈位以帛爲之其上書爵氏稱謂與主無少異謂以之代桑主則既葬而焚之謂以之代重木則魂帛魂旛已代之矣後世喪禮之失何其多耶意者有喪之家無知禮者爲之相隨孝子之徬徨求索多其事以冀死者之

歸來俗尙相尋於是既有魂帛又有魂旛又有靈位又更有畫像此雖爲禮之失亦可見哀之深也今欲酌其所當去者而去之則莫如舍魂帛魂旛諸事而留靈位以代重之爲近禮近情也夫以靈位代重則設之於殯時焚之於虞祭時宜矣但木主必虞而後可立即統以栗爲之當俟練而祔於廟哀以漸而殺禮不得而凌躐也

踊節

尸柩之前不拜非不拜也哀而不能拜也昨者起臥而今不能起卧耶昨者食飲而今不能食飲耶昨者有容聲有歎息而今瞿然無所見寂然無所聞耶痛之至也痛之至不覺其手之擊足之踊也欲強之爲拜不能成拜也先王因其情而節之限之使不傷其性不廢於事而已自始卒以至大斂情之所最難堪

事之所最急者也曰踊而踊曰哭而踊曰馮尸踊無算曰奉尸俛于堂踊無算曰祝受巾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曰祝徹盥升自阼階丈夫踊徹饌降自西階婦人踊此終小斂之踊節也曰鋪絞紼踊曰鋪衾踊曰鋪衣踊曰斂衣踊曰斂衾踊曰斂絞紼踊曰遷尸出戶踊無算曰徹帷馮尸踊無算曰奉尸斂於棺踊無算曰設熬乃塗踊無算此終大斂之踊節也繼之由殯而葬親與我愈遠事與心愈戚者也曰置銘于殯踊曰設饌於奧踊曰成服踊曰徹奠踊曰醴酒脯醢升丈夫踊曰燭出闔戶婦人踊曰奠者由重東南丈夫踊曰賓出眾主人出婦人踊曰朝夕奠月朔奠要節而踊此終殯之踊節也曰取銘置於重踊無算曰正柩於兩楹閒席升踊無算曰質明遷祖奠升要節而踊曰日側入袒而載踊無算曰徹奠俟于西方要

節而踊曰御柩乃祖踊曰祖還布席奠要節而踊曰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曰鼎入乃奠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曰徹者入踊如初曰徹者出踊如初曰御柩執披袒乃行踊無算日出宮踊而襲曰寔踊無算曰贈踊如初曰卒袒卽位拾踊三曰實土卽位踊如初曰反哭大夫升階踊婦人入室踊曰婦人出卽位及丈夫拾踊三日適殯宮如啟位拾踊三此終喪之踊節也由是而虞而卒哭有几筵矣以神道事其先矣而哀未殺也猶曰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尸升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踊如初卒哭而踐主人獻尸踊主婦獻尸踊賓長獻尸踊視前哭者從及大門內踊如初此以知哀未殺踊未止也特其閒奠祭亦稱再拜稽首有異於殯葬以前耳殯葬以前全乎踊則全乎哀矣虞與卒哭漸以敬易哀

故有拜有踊先王稱情以立文未嘗於情之外有所加也性不可毀事不可廢裁限焉則有之矣辟踊哭泣喪之情也卽喪之儀也不獨喪者於辟踊哭泣之外無所加卽弔者亦豈能舍哭踊而別爲之儀哉後世喪禮有所謂鞠躬興拜者又竟有以三獻行之於斂殯之奠者此無論獻爲酹尸之禮鞠躬非喪祭禮所有而使入子抑其辟踊之情舍哀忍痛強事於升降跪拜之節極有難堪者矣朱子曰孝子於尸柩前不拜未忍以神事之此僅言不拜之故若以辟踊論之不更有重於拜者哉喪禮主哀觀賓之來臨以及外兄弟眾主人亦皆不拜於尸柩前則哭踊固喪之儀矣凡經傳言哭不言踊則止於哭言踊則哭在其中踊重哭輕故未卒哭哭無時也而踊則先王以禮節之

喪位

喪有位所以分內外敘親疏明貴賤也其始位於室中也主人坐於牀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而眾婦人在戶外北面矣眾兄弟在堂下北面矣主人拜賓則在西階下矣其小斂而俛於堂也主人主婦如室位而拜賓亦如之大斂而奉尸於棺也主人主婦如室位而拜賓亦如之其既小斂而奠也婦人西面由阼階升堂卽堂上東面位主人卽阼階下西面位而大斂奠亦如之其成服而朝夕哭也婦人既位於堂南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外兄弟在其南卿大夫在其南諸公與他國之異爵者門東門西其外位則外兄弟在主人南南上賓繼之北上東門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月朔之奠亦如之薦新如之既葬適殯宮亦如之此喪之定位也位定則內外分親疏敘貴賤明矣夫襲於室俛於堂斂於棺時暫而

事迫男女以東西別嫌疑可也故祖而正柩於兩楹葬而祖哭於羨道亦如室位也朝夕奠則時非暫而事非迫矣堂上階下門東門西以親疏分遠近以前後見尊卑決嫌明微禮不以哀略也乃今則異是自殯至於祖男東女西俠棺爲位賓至則主人哭於柩東婦人哭於柩西略於禮不足論而內外之無別其大焉者嘗見金陵之治喪者主人位在柩前帷外東楹間此雖非古而亦稍便於柩東矣夫哭皆有定位况喪之重者曾子曰小功不爲位是委巷之禮也是可知矣

冠祭

冠而醴之於廟有祭道焉祭筮日冠亦筮日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祭宿賓冠筮宿賓宿賓求賢者以敬冠事而重禮也冠各一匱所以盛其儀也履皆同純所以正其履也初加之辭曰令

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日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蓋莫非祝其成德以大其福祥也既醴矣又字之其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承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此又以丈夫之美稱寵之而勉之於所不得不勉也至若不醴而醢則每加一醢與三加訖一體者異矣其始加醢辭曰旨酒既清嘉薦宜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子孫保之再加日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受天之祐三加日旨酒令芳邊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

慶受福無疆此三辭者亦前諸辭之意也託之重故望之厚也今日者斯禮廢久矣竊謂子弟當弱冠時謹擇吉日父兄帥之告奠禰廟冠以成人之冠服以成人之服以勵其志啟其心鼓舞其未奮之氣導廸其欲發之機雖無三加之儀而亦未嘗非謹修審行以協於義者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曰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醢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

禮也元冠元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人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昏祭

昏禮自納采始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禰廟之戶西也筵爲神布席設几也旣納徵也婦家有笄女之醴及親迎也壻家有醯子之辭醴行於廟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以適他族也醯行於寢以勛帥以敬爲妣之嗣也其期初昏也陳三鼎於寢門外東

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三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局甬設洗於阼階東南饌於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大羹湑在爨尊於室中北墉下有禁元酒在西綵冪加勺皆南枋尊於房戶之東無元酒筐在南實四爵合盞蓋鬼神陰陽旣與祭俎同二肺又與祭尊同元酒同牢之饌其閒得無祭祀之事乎觀主人揖婦卽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是可知矣先配而後祖之譏祖殆爲同牢之祭也歟至婦不幸而有廟見之禮則三月乃奠菜席於廟與東面右几席於北方南面婦盥執笄菜入祝告稱婦人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於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降堂取笄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於皇姑某氏奠菜於席如初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今或不知

舅姑既沒方有廟見往往謂夙興質明贊見舅姑爲廟見則大誣矣其贊見舅姑也舅卽席於阼姑卽席於房外婦執筭棗栗自門外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筭殿脩升進北面拜奠於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於是有贊醴婦婦盥饋舅姑共饗婦數節而後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婦以室之義也斯成其爲婦也三月廟見亦成其爲婦之祭也而舅姑沒矣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者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

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執筭棗栗殿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莫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

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省身日課

格物格字訓至呂東萊先生謂通徹無閒亦精愚謂一物有一
物之理各如其分一絲不多一絲不少所謂至也如物之限格
人之資格非皆指其至處而言乎

由陰陽五行而知太極由形色而知性太極無形性亦無形無
形而有理故在天爲太極在人爲至善

言而有失乎則當思吾之失此言也出於何心不仁乎不義乎
無禮乎無信乎忿乎戲乎得其心之起處則從起處懲之

由禮義而言命方有主腦否則一向委命其如巖牆桎梏何
吾儒所謂定者定於理也靜亦定動亦定生亦定死亦定寐亦
定寤亦定富貴亦定貧賤亦定此非關堅忍之功乃知止之學

也

國家之事外重則內輕內重則外輕心身亦然故君子之操持
無閒於內外

動而不失其體是動中有靜靜而不失其用是靜中有動
敬字貫內外徹終始木偶不得謂之敬也

大公至正容不得一分倖心虛靈洞徹昧不得一分善念
離卻敬便無自修功夫離卻誠便無自慊功夫

存心方能窮理窮理卽所以存心如讀者一句書思者句書道
理如何功夫如何則心在者一句書上作者一件事思者一件
事所當然如何所以然如何則心在者一件事上
視人太高失己視己太高失人

吾心之仁卽天地生物之心吾心之義卽天地栽培傾覆之心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一
感於外者其內必紛動於內者其外必亂故君子有夾持之功
聖人之樂純乎天理常人之樂純乎人欲

涵養工夫最細密氣粗者必不能涵養

知命者修道委命者害道

於紛擾處見主敬的工夫辨論處見窮理的工夫

愈細密愈覺道理廣大愈恭敬愈覺心身舒泰

心中放空子便不是敬故孟子言必有事程子謂之敬

貧賤視其所不爲富貴視其所爲

職分由性分出來不知性分便不能盡職分

功名與天下共之故無不義富貴道德與天下共之故不獨爲

君子

於難處之事不覺其煩卽是有養

平時無養則造次之喜怒必乖爾室多慚則大庭之詞氣必屈

心中有過不去處不可便罷道理於此處拋落最多

養氣當如春風養心當如秋水

英雄氣槩可以振俗不可以入道

學欲精氣欲平言欲簡事欲密

心不細則慮事不周心不定則臨事必怯

明如聖人方能無疑誠如聖人方能無僞疑者明之僞者誠之

學者之事也

不讀書空說道理無此學問徒讀書不求道理無此功夫

直而後能剛大明而後能定靜

能容人之過方能進人於善能知人之長方能得人之力

容得人方能作得事克得己方能容得人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一
三
知己知人自然仁恕無我無物自然虛公

少戒喜事老戒廢事貧賤戒干人富貴戒陵人

理足便見精神心正便見力量

見利防貪見名防僞

精神不足不能應事識見不足不能斷事道理不足不能處事
接物以和平處事以詳審律己以嚴毅教人以誠懇
氣象從存養中來有存養斯有氣象識見從學問中來有學問
斯有識見

功名可以讓人道德不可以讓人得失可以聽命是非不可以
聽命

不討巧並不見拙不逞長並不形短不好便宜並不喫虧

臨民當先惻隱事上當先羞惡接人當先辭讓處事當先是非

意勘到實地則誠心磨到淨地則明性擴到極地則妙而神

年壯無父兄裁抑則驕滿可患年老無道德扶持則積憤可憂

遷善者惟見人之善改過者惟知己之過

責己嚴者自然待人恕與人誠者自然處己密

隨理爲喜怒不起喜怒任道爲動止不生動止

平時不離畏敬自然獨立不懼幽獨不容欺妄自然至誠無息

非宏毅無力量非靜敬無道理

從容不迫全在平時涵養勇敢有爲只由見理分明

銷去碎雜之念自然廣大滌清污染之根自然光明

平平實實行去自然從容戰戰兢兢念來到底嚴切

小德出入須善看如無後爲大是大德不告是小德男女有別
是大德授手是小德出入是因時制宜

見得廣大天地民物皆在我懷中體到精微中和位育皆在吾道內

多夢責思多言責志多欲責心多忿責氣多求責情多私責意不爲己甚非是見惡不誅必有我師非是見善不擇

紀綱法度卽在仁義禮智中愷惻慈祥卽在整齊嚴肅內

知顏子之樂當知顏子之憂顏子豈徒樂而已哉知伊尹之仕當知伊尹之隱伊尹豈徒仕而已哉

文從理中來自然可誦可傳人從理中來自然可師可法

理窮到精一處仁也擴充義也擴充性養到中和時喜也中節怒也中節

中無主而爲物感所動身無主則爲俗染所污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之謂也

知微知彰外內知懼也初擬卒成懼以終始也

從容中道至誠之象也出入以度至敬之事也

事事在道中庶幾不失爲人念念在理中庶幾不失爲心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則心可知矣

不知道而漫言道則道空矣妄矣道在物上見道在器上形舍五倫何以明道舍萬事何以顯道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也

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所謂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者也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可知矣

健者其性也有德行則能易順者其性也有德行則能簡易而知險惟至健者能之簡而知阻惟至順者能之至健變動

不居者也至順出入以度者也

研窮所以藥淺存養所以去躁悅心研慮格致之事也立道存性誠正之功也

自強不息乾之健也厚德載物坤之順也以此思學敬不能緝熙不可謂之止誠不能成物不可謂之至

聖人贊易動輒曰神精義入神窮神知化由格致而得之也化裁盡利鼓舞盡神由誠正而得之也天道人道可推而見也

附錄

先生官廣西時修文廟考棚書院捐廉增膏火革一切陋規值
猺匪滋事先生辦防堵獲會首置之法餘勿問嘗單騎往撫猺
先憚威名及見其和易近人爭相迎拜並訴平日蠹役勒派營
兵逼索之苦悉爲除之

事略

在諫垣疏請復日講請復淮鹽地段衡永郴桂仍食粵鹽劾湖

南巡撫保薦貪酷州縣某某彈吏部選法不公風節凜然以部

議左遷員外郎後官太常逾年引疾歸應江南主講書院之聘

中途遇盜囊橐一空然書籍外無多物盜亦失望

同上

咸豐元年文宗屢召見垂詢所學及家世甚詳上見其面貌粹

然問養年何術對以懲忿窒慾遷善寡過上聞著有省身日課

諭令進呈對以草本不敢冒瀆謹將畿輔水利備覽繕呈

同上

曾湘鄉云國藩追陪杖履商榷古今觀其陋室危坐年近七十

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時賢殆不逮也

求闕齋文集

又云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

同上

又云先生三十而志洛閩之學特立獨行詬譏而不悔庚子內

召吾黨之士三數人者日就而考德問業雖以國藩不才亦且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一
爲義理薰蒸而稿然知大閑之不可踰同上

郭筠仙云先生見示所著省身日課因論君子三戒之義與時盛衰者氣也其心馳騖三者之中不與時盛衰者也惟克己深者其初若拒堅敵以強力勝之久而渙然能辨其非又久而夷然無所撓於心默自省念七十年於此三者幸知免也養知書屋文集黃恕皆云由窮理而得聖人之旨則卽經卽道若但訓詁其文字考索其典章重名物不重身心知獵取不知格物此字裏行閒之經非道德性命之經也是以別爲經學案而於害道者一辨之今日言王學者無師承無提唱原不似未明之橫行無忌而曠達之流往往假以託身非特貪其簡便亦且恃爲尊崇而脫離程朱矩範踰閑蕩檢無不可以自由是不擯心宗何以正洙泗之壇坫嚴洛閩之藩籬乎此先生之苦心我輩向學者

所深幸也學案小識跋

鏡海從游

倭先生仁別爲艮峯學案

曾先生國藩別爲湘鄉學案

吳先生廷棟別爲拙修學案

何先生桂珍

何桂珍字丹畦師宗人道光戊戌進士選庶吉士年甫冠乞假歸娶授編修會鏡海內召相從講學躬行實踐以宋儒爲宗康熙中柘城竇靜庵輯理學正宗先生爲續編於朱陸異同辨之最晰累遷侍講直上書房粵西盜起數抗疏陳軍事得失論前大學士賽尙阿前總督徐廣縉誤國不宜發軍前又言治亂在乎君德采朱子眞西山大學之說傳以己意引伸條例手錄隨

疏奏進被嘉納咸豐四年出爲徽寧池太廣兵備道既至皖所屬殘破阻賊不得赴任謁巡撫於廬州奉檄募勇勦捻匪公私匱乏僅得二百餘人招集潰兵團勇三千有奇大破捻渠李兆受於霍山兆受懼率黨降散脅從數萬巡撫忌切令援廬江檄未至而城陷被劾落職留營會攻蘄水克之同駐英山民團從者多益以李兆受降眾請餉不至無以得食轉戰不利兆受本反側持兩端絕糧怨望其黨馬超江爲士人所殺憤官不爲捕兇抵罪招集捻黨欲爲超江報仇撫慰之事稍定巡撫密檄先發制之書爲兆受得大恨伏兵爲變先生被戕年甫三十九同治初江寧復會公國藩疏陳先生饑軍艱危厯人聞未有之苦爲叛人所害天下冤之請加旌卹贈侍郎銜諡文貞

學案小識跋

古無不躬行之學也自道不明而行者鮮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己憂要其旨則在修德徙義改不善而已俗儒以章句訓詁爲學遂置身心於不事而賢智之過又或極意求深墮於空寂蓋道之不行久矣宋興濂洛關閩五子者出卽經以見道卽身心以驗道所講在此所行卽在此此學之正也傳至有明遵行勿替故其初統紀一而法度明及姚江出而道乃大亂學者喜其徑之捷可以自便其私也則羣焉趨之要其所以託於道者則曰文章也氣節也功名也夫三者謂非道之所見不可也然無擇善固執之功而任心自用將文章失之誣氣節失之驕功名失之譎且有背道而馳者極之談玄說妙飾智驚愚而身心之汙垢不可窮詰名教之場竟成市利其害豈淺鮮哉論者謂明亡於講學非講學之過所學不正之過也我朝鼎新尊崇正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一
學於是純儒出而力挽狂瀾平湖陸子之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燔賤壘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特於松陽講義三致意焉桂少趨庭嘗受是書及游鏡海先生之門朝夕講求益信陸子之爲當代正學也先生以素所心得者提撕後進兢兢於義利儒釋之辨且復博覽羣言輯爲學案自陸子以次標其正宗衍其支派判其歧途嚴而不苛簡而能盡蓋其所詣者實故斷之也當其所憂者深故言之也切學者觀此則知卽講卽行而訓詁不足以盡之空寂不足以得之文章氣節功名不足以託之精研乎性情心術之微而事卽在於日用飲食充極乎天地民物之大而職不越夫子臣弟友由格致而誠正而修齊治平孰有外於是哉先生幼學壯行未耄而作遂初之計復以柘城寶先生理學正宗屬桂續輯倘及就正而成之則

宋元明以來正傳具在可與是書相翼而行先生行道之功正未有艾也桂顧何人而敢妄語於斯耶校刻甫竣奉先生命謹跋於後並以誌愧云

鏡海交游

賀先生長齡

賀長齡字耦庚號西涯晚號耐齋善化人嘉慶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道光元年以左贊善外簡南昌府知府歷擢至貴州巡撫雲貴總督以永昌回變督兵解散翌年復擾降補河南布政使旋以病乞歸復追論前事辦理不善革職二十八年卒年六十四先生撫貴州者九年開通溝瀆布種桑棉興學愛士出於自然凡書院義學暇則往視或爲之摘講經義樂之不倦在官無一日不讀書其讀書也未聞者記之數聞

而互異者亦記之嘗聚本朝名公鉅卿碩儒畸士之文有裨實用者屬魏默深綜理之分別綱目列舉並觀爲書百二十卷名曰皇朝經世文編其自著有耐齋文存六卷詩三卷又有孝經輯注勸學纂言弟熙齡字光甫號蔗農嘉慶甲戌進士改翰林院編修官至四川道監察御史乞病歸主城南書院講席辨義利正人心所造就者甚眾左文襄公宗棠亦出其門蔗農先生卒其所著有寒香館遺集

參史傳 唐鑑撰墓志銘又撰監察御史賀君墓志銘 鄧顯鶴寒

香館集序

皇朝經世文編敘

事必本夫心璽一也文見於朱者千萬如一有璽籀篆而朱鳥跡者乎有朱籀篆而璽鳥跡者乎然無星之秤不可以程物輕重生權衡非權衡生輕重善言心者必有驗於事矣法必本夫

人轉五寸之轂引重致千里莫御之跬步不前然恃目巧師意匠般爾不能閉造而出合善言人者必有資於法矣今必本夫古軒撓上之甲子千歲可坐致焉然昨日之麻今日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適宜時愈近勢愈切聖人乘之神明生焉經緯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矣物必本夫我然兩物相摩而精出焉兩心相質而疑形焉兩疑相難而易簡出焉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曰周爰咨度周爰咨謀古之內恃其心也如是古之不敢自恃其心也如是古之必求入夫人人之心善出其人人之心以自恢其心也如是切焉劇焉委焉輪焉善言我者必有乘於物矣蟠焉際焉之謂神效焉法焉之謂事創之因之謂之后王君公承之宣之謂之大夫師牧役智效能分事疊疊達之天下謂之府史胥徒農工賈商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一
卒伍人積人之謂治治相嬗成今古有滂隆有敝更之謂器與
道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滂隆所由然以自治
外治知違從知伍參變化之謂學學爲師長學爲臣學爲士庶
者也格其心身家國天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修奚以齊且治
平者也纔鉞其好惡教養其喜樂兵刑其怒哀疊疊乎經曲森
森乎精微則遵襲循守與創制同諏詢謀議與施措同膠葛紛
紜至纖至悉與性命流行品物同殺諸事則右史所述蹟諸言
則左史所記事者一成而不可易言則得失粲矣違從係矣參
伍具矣先王以之備矚誦知民務集羣慮研幾微究中極精窮
蚎蠖不爲奧博周倫物不爲末立黃相反不爲異規矩符疊不
爲重故聚本朝以來碩公龐儒俊士疇民之言都若干篇爲卷
百有二十爲綱八爲目六十有三言學之屬六言治之屬五言

吏之屬八言戶之屬十有二言禮之屬九言兵之屬十有二言
刑之屬三言工之屬九則總理於魏君警校於曹生告成於道
光六年柔兆閏茂之仲冬也

文集

復唐鏡海同年書

大著易牖奉繳承命作序自忖夙少研究雖近喜讀易而所得
至淺深恐膚末無當遲迴久之然盛意不可虛也謹撰數行以
報惟裁鑒焉竊以易道甚大而立象盡意一語最得先天之妙
盈天地間皆象也不可盡也而大指不外陰陽伏羲但以數畫
依稀像之不著一物而無物不包我夫子每於彖傳旁推交通
贊其時義時用之大於豫隨十二卦特示其例使天下後世知
易之一書直如造物之無盡藏終身觀玩無有窮已尊著極力

推闡殆亦此意近讀寶應喬氏易竅見其於我夫子彖傳象傳所以發文周之蘊者實能有所闡明深得贊易本指間有不遵本義處則皆取正於傳衡裁頗當其於彖傳中剛柔往來上下則取來氏兩卦相綜而不用卦變之說似爲得之惟卦變以渙自否來否之二進而居渙之四故曰渙其羣以三陰之中去其一則羣散也曰渙有邱則進而居四如邱之高也曰匪夷所思以非三陰等輩所及料也似又恰當若蘇氏以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六爻之剛柔所往來上下故曰周流六虛其說自圓通無滯究以何者爲正解請詳示之喬氏於坤六五不主臣道而以文景恭儉之主當之與尊著之以皋夔稷契言者異其意蓋以五爲君位不可屬之臣耳似稍泥易固不可爲典要也至於明夷復等卦則以上爻屬之君以其失位也又如師革大有等

卦之上爻則皆謂統論全卦之義而不專主本爻所見卻是何如何如近有遵義童生徐元禧年纔三十三著有周易廣傳其名書之意蓋以推廣我夫子之傳義而不敢自出意見其大指則以河圖爲太極而於河圖之數極其推闡頗有發明又稱引其先兄某雜卦圖說蓋將雜卦繪圖平列靜翫悟出我夫子當日所以云云之意若僅作反對說則序卦詳之矣何取乎雜亂各卦複衍一番乎此說似前人所未及頗有意義寸楮不能詳也每念吾人處世承乘比應四字盡之而文之序卦一反一覆尤周盡世情之變所以處之者惟審平時與位耳剛柔取其相應而有時以不應爲善剛柔取其當位而有時以不當爲善則皆視乎卦義而其道屢遷要之惟其正耳故乾卦開首卽曰利貞六十四卦皆同此義容有貞凶貞厲未有利不貞者此我輩

安身立命之符也大著所云吉凶在心不在占可謂一言以蔽之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詞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詞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必如伊川之踐履盡易則天人合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微有商者昔安溪先生嘗詔其徒當如橫渠脩詞之法抉窮微尙體要力去宋以後之冗長今觀榕村書良然竊意晚年撰著宜用此法異時藏山傳人亦約而易守何如何如

復唐鏡海同年論易第三書

差旋得手教反復誦繹益我良多敬佩敬佩弟於易學不但全無心得卽粗淺文義亦尙未了徹而性頗好之好之而又不能潛翫精思開卷欣然掩卷輒復茫然此所以鹵莽滅裂內之既

無以養其心外之又不能以應事真吾夫子所謂德之棄者每一循省不自覺其愧汗之交集也惟於朱子所謂易爲卜筮作者始亦不免惶惑久之乃信今則信之益深雖屢經前賢抨擊終以其說爲不可易來教謂伏羲作易以前民用非爲著而何固亦深然其說矣而又謂至秦乃列之卜筮家以爲知術而不知道此自京焦以來用易者之失而卜筮之本指豈然哉古之時人與天近凡舉一事必筮而後行每誦齋戒以神明其德之語覺得古人無時無處不臨以天卽一卜筮而格致誠正之學畢舉矣朱子所謂至粗而有至精者存也若專以理言則恐語精而遺粗賢愚不能皆獲其用而於吉凶與民同患之旨微隔一塵矣此朱子所指當時言易者之失但從中半截說起忘卻上半截根源也夫夫子之十繫固專以理言然亦就卦爻中推

說其理耳所謂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也而聖人之精則朱子所謂本義也周官三易掌於太卜而不列於造士之四術似非至秦而始以爲卜筮之書也易至難言果能心通其意雖當一物未交而觀象玩詞無不可作占觀朱子每以靈棋課舉似學者此意殊微妙可思何如何如來教又以先天圖爲無此理謂天上地下居然一否卦離東坎西則無春秋天地定位一節不可以相對言先生研玩功深非確有所見豈能爲是言而反之於心仍有未帖然者亦不敢不貢其愚朱子以邵子推卦畫相生之次第爲易之宗祖而先天大圓圖則左陽右陰根互相生之次第非以節候言也而何離東坎西遂嫌於無春秋乎地天交而爲泰此自後一截說話故序於乾坤十卦之後而天上地下則定位之所以爲定也似不可以否言先天對待後天流行先

儒之說且姑置勿論第玩說卦傳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吾夫子之意似謂有先天之對待以立其體方有後天之流行以致其用所以發義文兩圖相成之妙者於此可見何如何如夫子於睽上九見豕載鬼諸象不釋一詞而以羣疑二字渾之此言易者之定宗也漢以來言象者誠如來教不免傳會穿鑿之失吾輩今日言易自當掃除一切庶幾無失潔淨精微之旨然朱子嘗言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詞中之象以求象中之言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其亦可矣然亦不可直謂爲假說而遽欲忘之也數語似最圓到何如何如居恆嘗謂易爲天書非人智慮所能爲而實須臾不可離舉目皆易學者猶可髣髴踐履皆易則非大賢以上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一
不能來教謂祇患義不精不患不能占馴致其道將所謂極深而研幾者於是乎在矣而何占之非學何學之非占哉凡此譬說皆淵照所已及而見謂未當者今輒復以瀆陳非敢膠執鄙見也中所未安不敢自匿且欲藉爲承教之地或一再往復更有以發前教之所未宣乎幸望幸望



